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张山

□周晓(河南洛阳)

上高中时张山是班长。张山成绩好、能力强、会来事,同学们都信任他,班主任也乐于放权,班里的都是班长说了算。以至于后来几十年,张山都引以为豪,说高中是他人生的顶点,他十分留恋曾经的辉煌。

张山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,还在机关工作,只是仕途不顺,到退休也不过是个科级干部,还是虚职。年轻时,张山既没关系又没银子,后来单位搞竞争上岗,他努力过几把,但总是差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张山倒没闹情绪,他说:“要饭逃荒背井离乡,干到这一步已经满足了。”知足者常乐。

退休后,张山心更宽、气更顺,两耳不闻窗外事,打打牌、钓钓鱼、写写字,要不就随女儿出国游,快乐和满足写在脸上。

张山所在的小区规模大,住户近千,现在时兴小区自治,业主们说要选一个德高望重、热心公益的人管理小区。张山以高票当选。

张山很快进入工作角色。因为小区设施陈旧老化、房顶漏水、管道堵塞、环境脏乱差等,张山忙得不亦乐乎。

张家的管道堵塞了、李家的空调漏水了、赵家的窗户被风刮掉了、林家两口子吵嘴了,不管是不是分内的事,张山一接到电话就去维修、调解。

老李在一家超市买了几斤土豆,买完到另一家一比较,每斤贵了两毛钱,老李要求退货,店主不给退,老李闷闷不乐,说无商不奸,店主欺负老人,要投诉店主。老伴儿说老李是猪脑子,没比好价格就买。老两口为此杠上了。老张说,老哥呀,不就是几毛钱嘛,值顾生气?万病由气生。

张山办事有一个原则,就是不吃别人一口饭,不拿别人一分钱。

有天晚上,张山刚端上饭碗,老李就打电话说家里水管爆裂。张山丢下饭碗,拿上管钳,直奔老李家,一进门,傻眼了:一桌子饭菜,二锅头也打开了,老万、老赵、老潘等坐了一圈,饭菜都没动。老李把他按到座位上:看你今天往哪儿跑。说话间,一下子拥进来十几个人,把老李家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张山一口菜还没吃,一口酒还没喝,泪水已打湿了衣襟。

小小小说超市

月月

□赵长春(河南新乡)

月月一放暑假就进了城。在人才市场写有“保姆”的大木牌下,没站上一个小时,月月就被一位夫人挑中了。她进夫人家时羞怯地笑着,深深地低下头,偷偷地把袖子向下按了又按。

月月很喜欢夫人家的大书房,四壁都是书,有些书,月月很想看。男主人对月月说,你想看书尽管看,没有知识可不行。男主人说着,拍了拍月月的肩膀,冲月月笑了笑,随意又自然。

又是周末,夫人出去跳广场舞了。月月打扫卫生、买菜、洗菜。男主人在书房里写东西。

男主人的声音从书房里传出来,月月,给我倒杯水。

月月倒了水,端进书房,走到正写东西的男主人身边。男主人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,伸出手,却接了月月的手。月月的手很美。男主人稍一用力,就把月月搂着了……

月月的心怦怦跳。月月努力地挣。好几次了,男主人轻拍月月的肩膀,月月也这样心跳。月月还没被谁这么拍过,这种感觉在月月的日记里留下了些许涟漪……现在,被男主人搂着的月月有些上不来气,呼吸很不均匀,以至于眼睛要闭上了。

男主人把月月抱在怀里,我喜欢你,月月……男主人的呼吸烫到了月月的耳郭,你是个美丽、上进的好女孩,月月,月!

月月觉得自己的脸被这些含着热气的话烫得通红。月月觉得有一只手在试探着抚摸自己,这让月月在心头连叫了几声:妈!妈!妈!

出门时,妈告诉月月,出门一定要小心,要多多个心眼,十七八的大姑娘了……妈说这些的时候,目光一遍遍地在月月身上凸凸凹凹地走,月月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月月记着这些,所以,那只手要继续游走的时候,月月突然挣开了,推了男主人一把!

月月恶狠狠地看着歪了眼镜的男主人。男主人满脸是汗,眼珠子瞪得大大的,少了往日的温文尔雅,多了几分说不出的难看。

俺不是那样的人!月月说,你别欺负人!

男主人慌了,忙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——给,月月,你拿上钱,回去,回去上学吧,还是好好上学。

月月一把夺过钱,数出一些,把其他的往男主人桌上一撂,转身出了书房……

月月又在袁店河畔捕鱼放羊了,见人时,还是羞怯地低着头笑,放下书,白白的脚丫子悄悄地往绿茸茸的草里拱,一下,一下,一下。

再开学,月月上高三,月月想考个大学。

望海

□顾盛红(浙江嘉善)

她小心翼翼地从业橱里翻出碎花裙子,戴好海螺项链,甩了甩麻花辫,一路摇摇晃晃,她要去海边等待轩的渔船归航。

她的恋人轩外出捕鱼了,今天归航。

她静静地坐在岸边,朝霞染在她的脸颊上。她有点儿忐忑,捻着碎花裙子,一会儿见到轩,该说什么呢?

“阿轩,我爸妈答应我们的婚事了,我们明年结婚吧!”她在心里念道。

岸边的人渐渐多起来,他们都是来迎接亲人的。“你今天好漂亮,是来接人的吧?”邻居芳嫂跟她打招呼。

她像醉酒的新娘:“嗯,我接阿轩!”

“好,好!”芳嫂顿了一下,拍拍她的肩膀,手指轻轻滑过她的麻花辫。

中午,星星点点的渔船陆续回到港口。她光着脚丫沿着岸边小跑,她跟轩从前常这样在沙滩上互相追逐。

“阿轩,阿轩!”她的声音在海上飘荡,飞向渔船。一只只渔船陆陆续续地靠岸,渔夫们被各自的亲人接走。

他们在他们中间搜寻轩。

“阿轩,阿轩,你在哪里呀?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阿轩?”

她开始着急,跺着脚,从这只渔船跳到那只渔船。

“兵哥,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阿轩?”

兵哥摇摇头,忧郁地望着她。

“阿木,你有没有看到阿轩呀?”

阿木望着她,别过了头,使劲揉自己的鼻子。

她瘫坐在地上,呆呆地望着无边的大海,想象着轩像往常一样踏着海浪归来:“阿英,我回来了,我回来了!”她闭上眼,努力想象着轩拥抱她的样子,听海鸥鸣叫,任海风吹起她的碎花裙子。

“英,回家吃饭啦!”一个苍老的男人弯着腰向她走来,轻轻拉起她的手。

“你是谁?你认识我的阿轩吗?”她睁大满是褶皱的眼,仰着头好奇地望着这个男人。

“认识。阿轩是我的好朋友,吃完中饭,我们一起去找他。”男人温和地望着她,望着这个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暗恋着的女邻居。患上间歇性老年痴呆症的她,多年来一直由这个男人照顾。

六十岁的“少女”英,在每个归航的日子,还是喜欢穿着碎花裙子,戴上海螺项链,把稀疏发白的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,去轩很多年前出海捕鱼的岸边,迎接他归航……

绘图 雅琦